



内蒙古阿尔寨石窟遗址出土罕见遗物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期在内蒙古阿尔寨石窟遗址中发掘出土了建筑构件、铜镜、青铜佛造像和黑釉梅瓶等遗物,经研究分析,认为阿尔寨石窟遗址山顶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最早为西夏时期。

阿尔寨石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草原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建筑群,也是一座集寺庙、石窟建筑、摩崖石刻造像、壁画、雕塑、榜题为体的佛教艺术宝库。

2024年6月至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鄂托克旗文物保护单位等单位对阿尔寨石窟遗址顶部的3号、5号和6号建筑基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出土了建筑构件、铜镜、青铜佛造像和黑釉梅瓶等罕见遗物。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何木其尔介绍,通过对2024年发掘的6号建筑基址内出土的铜镜与瓷器分析,阿尔寨石窟遗址山顶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最早为西夏时期。

阿尔寨石窟遗址山顶建筑基址与石窟本体是典型的“上寺下窟”的布局特征。何木其尔介绍,阿尔寨石窟遗址建筑基址与阿尔寨石窟遗址本体互为体,密不可分,这也为阿尔寨石窟遗址本体修建年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其开凿年代可以追溯到西夏时期。

据了解,阿尔寨石窟共有65座石窟、22座浮雕石塔等遗存,其中保存完好的41座石窟中14座有壁画,壁画绘有蒙古包、骑射、狩猎和丧葬习俗等场景,阿尔寨石窟也因此被誉为“草原敦煌”。 哈丽娜(摘自新华网)

蛇绕杖最为醒目。

在中国,与蛇有关的神话、民间故事也有很多。《白蛇传》里白蛇、青蛇展现出蛇的美好一面,《葫芦兄弟》里的蛇精则是邪恶的象征。龟蛇合体的玄武,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灵(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和北玄武)之一,寓意重生长寿、守护吉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画像石中呈现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形成一个完美的双螺旋结构,整体与现代基因组研究的双螺旋结构相似,体现出古人对祖先和生育的崇拜。据考证,目前所见伏羲女娲的形象几乎都是人首蛇身,这也折射出中国先民对蛇崇拜的历史记忆。

但总体而言,故事是故事,科学是科学。故事里的蛇和蛇文化的考古研究,现阶段还不能完全对应起来,需要后续进一步研究探索。

蛇的动物考古还有哪些未解之谜?这方面的中外对比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有何规划?

吕鹏解释道,包括蛇在内的动物考古研究,首先要有足够的出土材料,其次要有先进的技术方法。蛇的动物考古尚有诸多待解之谜,后续研究有巨大潜力与空间。

动物考古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将今论古”,如通过收集很多现生蛇类标本,再利用现生蛇类骨骼特征去鉴定考古遗址出土的蛇类遗存,进行相关对比研究,反推蛇类演化进程,探索人类与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实现“以古鉴今”目的。

国际合作方面,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考古队在“走出去”过程中,积极参与各类国外考古发掘和研究项目,为当下和未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更多借鉴。

孙自法(摘自搜狐网)

蛇年说蛇 中外蛇文化考古研究有何进展?

从考古学视野看,蛇是怎样一种动物?它在动物考古领域的研究现状如何?中外在这方面有什么异同?

吕鹏介绍道,蛇在地球上已生存亿万年之久,它有约500块骨骼,是世界上骨骼数量最多的动物,也是最灵活的动物之一。全世界目前有4000多种蛇,大体可分为毒蛇、游蛇和蟒蛇三类。

在动物考古中,蛇类遗存在考古遗址中非常罕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蛇的习性,蛇生活在深山老林杂草丛生之地,人类活动过的遗址中难觅蛇踪。二是蛇类骨骼细小、零散,不经过特殊方法很难采集、鉴定和分析。

当然,罕见不等于完全没有。仅就中国而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出土有爬行类蛇舅母科动物(蛇和蜥蜴之间过渡物种)的化石,表明古人类与蛇类相伴相行,历史久远。

广西左江流域贝丘遗址出土有距今6000年的蛇类遗存,包括缅甸蟒、眼镜王蛇、百花锦蛇等。其中,缅甸蟒长度可达4.58米,远比现生同类体型要大,蛇骨上有烧灼痕迹,加上伴有哺乳动物骨骼上有屠宰和制作肉食的痕迹,说明蛇与其他动物一样成为当时古人类的食物。

从目前所知的情况看,中外最早的蛇文化遗存出现于何时何地?折射出人蛇间怎样的关系?

吕鹏表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蛇文化遗存出现于8000年前的西辽河流域,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一个陶罐上绘有“蛇衔蟾蜍”图案。古人认为蛇和蟾蜍在种群繁衍方面有优势,借用它们的形象来表达希望人类繁衍生息的盛景。此外,查海遗址石堆龙形象也明显脱胎于蛇。

8000年前,西辽河流域先民已开始建立村落定居生活,开辟田地种植粟和黍,饲养狗和猪,他们认为蛇和水的关系密切,发现农田里蛇捕鼠能保护庄稼,于是将美好愿望折射

百万年的人类史与亿万年的蛇类演化史相比虽只是沧海一粟,但两者在历史长河中怎样相逢、如何共存广受关注。人类文明的传承发展与蛇类之间有何渊源,也吸引人们探索与思考。

农历乙巳蛇年到来,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在接受专访时,从考古学视角梳理中外蛇文化考古研究成果与进展,解读人类对蛇“又爱又怕”的复杂情感。

到蛇的身上。

这种愿望和向往最终促成华夏先民由蛇崇拜转向以蛇为原型动物之一的龙崇拜。其后,从良渚遗址到石峁和陶寺遗址,再到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中原地区文物上龙的形象日盛,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发展传承至今。

在华夏先民看来,蛇与龙都是守护农业的神物。不仅古代中国如此,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现象。

中国民间称蛇为“小龙”,在一些出土雕刻、绘画等艺术遗存中,常常龙蛇难辨。从考古研究看,中国古代龙蛇之间有何渊源?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发展过程?

吕鹏认为,龙是中华民族图腾,蛇是中国先民创造龙的一个重要原型。中国龙文化、蛇文化的传统最早都可以追溯到约8000年前。

龙形象的成型时代是在宋代,如果往前追溯龙的源头,早期龙身蛇的形象非常写实逼真,蛇形龙的形象已具有龙的特征。

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彩陶盆里的蛇形龙图案,其身上有鳞片花纹,仔细看嘴里吐出来信子是禾苗或稻穗形态,蛇形龙口吐禾苗或稻穗,说明先民从约8000年前开始尊崇蛇和龙,到约4000年前龙已脱离蛇的原始形态并基本成型,更向龙的形态靠近,也再次表明龙、蛇与农业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龙起源、成型后,龙形象基本构架及后世画龙时很多部位如龙头、龙爪等多有变化,但龙身基本都是蜷曲S形,这个曲线与蛇身契合。

先民们从蛇崇拜转向龙崇拜,这在中国北方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中原地区可以梳理出从蛇崇拜演变为龙崇拜的一条线。长江以南比如岭南等地,人们在受到龙崇拜强烈辐射和影响的同时,蛇崇拜的传统依然盛行并得到传承。蛇王庙、游蛇灯、英歌舞由持“蛇”人引领等,均是蛇崇拜历史遗留的见证。

西方社会“伊甸园中蛇引诱亚当夏娃”、中国的“白蛇青蛇”等神话传说流传颇广,是否有相关考古遗存的源头或证据支持?

吕鹏认为,东西方蛇神话传说与蛇文化的渊源和关联显而易见。

人类对蛇的情感非常复杂,可用“又爱又怕”概括。一方面,蛇有利于农业,其冬眠、蜕皮等特性,被古人认为有死而复生、自我更新的能力。另一方面,蛇行踪神秘、形象可怕,部分蛇有毒,因此又被塑造造成邪恶的形象。

蛇这两方面的形象,在东西方神话传说和故事中均有体现。在西方社会,除了伊甸园中蛇引诱亚当夏娃犯错的故事,还有古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和农神等。

根据这些传说故事,以蛇绕手杖为主图案的“蓝色生命之星”已成为许多国家紧急医疗救助服务部门的标志,双蛇杖和单蛇杖成为现代医学标志,以世界卫生组织徽标上的

聚焦山西古建筑

华严寺为什么被称为“辽金艺术博物馆”?

在大同古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华严寺犹如一位穿越千年的守望者,静静伫立。

华严寺,始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年),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辽金寺庙建筑群,也是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地位显赫、规模宏大。其主体建筑布局坐西朝东,与传统汉寺迥异,沿袭契丹民族对太阳神的崇敬,纳日出之辉煌。

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傲然挺立,国内最大辽金佛殿的非凡气度展露无疑,减柱设计

赋予殿内无垠的礼佛空间,殿内精美的明代雕塑栩栩如生,屋顶双鸱吻,巨制琉璃,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琉璃吻兽,讲述着历史的交织与更迭。

下华严寺核心建筑薄伽教藏殿,静守古籍,殿内屋顶藻井、平基等均为辽代遗存,还有诸多彩塑构成的佛国世界,其中的合掌露齿侍菩萨造像,笑颜温婉,久负盛名,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倚墙而建的壁藏和天宫楼阁,是国内现存唯一辽代木构建筑模型,梁思成笔下的“海内



孤品”,架起桥梁,连接的不仅是书橱与佛龕,更是人间与佛国的无尽遐想。

华严寺的每一片砖瓦,无不渗透着辽金艺术的璀璨记忆,不仅见证了王朝历史的兴衰更迭,更成为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生动缩影,被誉为“辽金艺术的博物馆”。

(摘自中国新闻网)

黎锦“光辉艳若云”

日前,黎族传统纺织染绣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引发关注。黎族传统纺织染绣技艺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被称作纺织业的“活化石”。对于没有创造文字的黎族,黎锦像是一本



“史书”,写就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智慧和智慧。早在新石器时代,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已会使用工具制作绳索或丝线。西汉时期,已织造出精美的“广幅布”。至宋代,黎族的纺织达到很高水平。元代,黎族纺织工艺已传至全国。黎族传统纺织染绣技艺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刺绣、龙被等品种,以色彩鲜艳、图案多样、工艺精湛而闻名。如今,古老黎锦正穿越历史长河,以时尚化、潮流化、年轻化的设计形态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佚名(资摘)

文明的坐标

